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
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
姨母瞿曇弥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
種莊嚴欲令勝妙尒時世尊四衆圍
遶在大衆中建時瞿曇弥比丘尼聞
佛揵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
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
天佛告瞿曇弥言此非汝佛呪願之
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　調伏於我心　勤修堅書法
善行於精進　見於聲聞衆　悉皆共和合
汝礼於佛時　應作如是願

尒時瞿曇弥比丘尼作是念聲聞衆
和合名為礼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
衆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
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号佛世尊聲
聞之衆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
在前入於涅槃尒時乞僧伽藍神知
瞿曇弥欲入涅槃悲泣涕淚白比丘

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
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弥欲
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
曇弥比丘尼所時瞿曇弥語諸比丘尼
言四大毒蛇箧難可久居是故我今
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
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
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離無明闇　我等今共往
涅槃安隱城　生死苦惱衆　處於有稠林
云何而獨往　趣於甘露迹　汝等於今者
云何盡涅槃　汝若欲涅槃　我亦共汝去
尒時瞿曇弥與五百比丘尼從坐而
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
最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
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
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欲往
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
聲嗚呼恠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
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
曇弥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
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尒時
諸優婆夷頂礼瞿曇弥足願當憐愍

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
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已知苦　斷集之繫縛　以修八正道
得證於滅諦　所作事已辦　汝等莫憂苦
畢佛衆未闕　牟尼法藏住　世尊在於世
我當入涅槃　憍陳如比丘　及與阿留等
如是無垢人　未有墮落者　我欲入涅槃
難陀羅睺羅　阿難三摩陀　及與阿難陀
如是等在世　我當入涅槃　牟尼得安隱
比丘僧和合　摧於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寂種未絕　我今入涅槃　正是盛好時
我心願解脫　今以得滿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墮淚　擊於歡喜鼓　其音未斷絕
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　汝等不應愁
汝等若念我　應當勤護法　使法久住者
即是念於我　是故應精勤　當勤護正法
佛以憐愍故　聽女人出家　汝等宜護戒
勿使人罵辱　乃至於後世　莫使罵女人
尒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
優婆夷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花樹
往詣佛所正讚多羅僧頂礼佛足長
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来是我父　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睺與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安人擧貴者 名稱令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已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花葉 相輪盡炳著 願為我必足
㝡後以頂礼 㝡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礼
頂礼娑伽婆 身如真金聚 願開鬱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尒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開鬱多羅僧時瞿曇弥已見佛身
頂礼佛足自言世尊我入涅槃佛告
瞿曇弥汝欲涅槃我隨汝意衆僧無
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
弟子先去我㝡後往如諸商人商人
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
世尊如遶須弥既遶佛已在如来前
立瞻仰尊顏無有猒足聽聞法音亦
復無猒得滿足已獲法味故難陁羅

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陁𨕖礼求懺
謝一切諸聖衆猶如不搏寂静黙然
住唯阿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陁阿難
結未盡心慈順故象不能止如無風
樹合掌墮淚尒時瞿曇彌白尊者
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猶
如凡夫如来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别
離復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
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實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擁當善護持
今日是最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乘道而往至　佛在衆中𨖍　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礼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僧
不欲令闕減　我亦不願樂　而入解脫處
無常大風至　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彌山　多陁阿伽曰
則離無明闇　易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金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尒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即收淚復說

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森列多衆苦　又如狩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走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憍慢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熖盡則火滅

尒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
佛瞻仰尊顔以偈讃曰

南無歸命佛　如来大世尊　真實語諦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来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黒闇
能滅忿諍者　然法庭燎燭　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汚者　釋梵四天王　摩醯首羅王
闥王婆樓那　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
美妙甚深無畏衆勝真實顯發能為
示道種種説法善解一切飛鳥音聲
名稱滿虛空從頂生憂鉢遮鄰拔羅
陁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
如来如日月為天人阿須羅之所供
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
立三寳勝幢如来面貌猶金山頂光
明照曜是上丈夫名為蓮花丈夫拘
物頭丈夫分陁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纏遶
憍慢鬪諍忿怒自高等如来世尊
皆悉永斷欺偽博弈競勝欺他共相
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捲手秘法
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憍慢幢建法
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血海皆悉乾
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内外一
切財物無所悋者於怨親中其心平
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
蓮花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
滿其臍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
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為
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

大[illegible]論議[illegible]第[illegible]品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君

中攀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龍人
中眞濟定如意足無量无邊無色宣示
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普
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
鉢花甚難可值如来功德過於大地
及以微塵百千万億以八正道洗除
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
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
莊嚴猶如衆畫智金剛杵摧滅一切
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
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
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
諸法能除諂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
忍進定慧皆到彼岸向私陀仙之所
尊教名聞十方住最後身既自覺了
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弥功德
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
讃佛已竟礼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
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加趺坐時
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礼比丘尼
足卑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過咸智聽我悔 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覩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
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
應逐愛戀心恩愛聚會必有離別即
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　必當有離別　一切有為法
悉皆是無常　無常火熾然　燒滅於三有
愛我者極多　我愛亦不少　我今皆能捨
如此愛著等　生死黑闇處　輪迴險阻中
親親更相戀　惡見於乖離　無常無悲慈
破壞使別離　恩愛无別離　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　相戀轉善厚　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　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尒時瞿曇弥種種因緣讚涅槃已嘿
然而住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
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繫念在前入
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
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　引手捫日月　變身使隱沒
踊出虛空中　一身為多身　多身為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動於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

為顯如来佛法力故悉皆現神踊身
虛空猶如顏雲而作大雨亦如庭燎
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偈言
各出千火光　圓遶自莊嚴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花　猶如瞻蔔拔
衆花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入無餘涅槃
尒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將
六欲諸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
叉神来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
尊如来以離愛結當順世間欲使我
輩為作何等是佛世尊㝡後所親尒
時如来隨時所宜各勑令作佛告阿
難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来
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
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
語應隨佛教悉来集聚聽佛言教彼
之乳哺長養於我㝡後之身今入涅
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
供養佛母身速疾来集人天之中無
有安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
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来

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黃牛頭栴
檀從虛空中如鴈鵝王如日入照雲
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
亦介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
足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牀
介時諸牀各竪幢幡天曼陀羅花猶
如花幕覆諸尼上猶如禪窟竪諸幢
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
貌若干種天雨諸花鼓亦復雨末香香
烟如雲弥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
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
羅阿㝹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脩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天龍夜叉圍遶佛
後介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
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
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
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
曇弥入涅槃時佛世尊法主現在集
諸聖衆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
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
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
者此牀安置竟博之處積諸香薪用
以爲積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

于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用
積屍上復以衆多香油以澆其上令
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
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来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炎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蜜　聲聞蜂集食　佛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蜜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畫像人尚無　況有法眼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句燒已竟
收骨用起塔　令衆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尒時
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
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
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身命
猶發善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為菩
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象有
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
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
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群輩與一

牸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蓮花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見於龍象　拘陳白色花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行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曜甚莊嚴　如白蓮花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挾弓箭屏樹
徐步向彼象所尒時牸象見彼獵師
挾扶弓箭語象王言彼脫相害象王
問言彼挾弓箭為著何服牸象答言
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何所
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常擁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者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尒時牸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
獵師入稠林間伺候其便即以毒箭
射中象王時彼牸象語象王言尒稱
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者作如此事
尒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　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恚非衣服過 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 愚者謂為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 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寂服 乃是惡心衆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

尒時牸象其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不隨尒語欲取彼人以解支節菩薩象王語牸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罵醫 醫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稱遍三界 諂偽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錐鑽利
斷絶彼諸結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牸象嘿然時諸群象咸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脫加傷害即遣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

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
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
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
荅言遍惱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
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壁於
汝耶荅言不也非身壁我又復語言
非此特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
哭耶荅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
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
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
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遍惱我心
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　傷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　善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愚心癡難復　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　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戶嚴
有劇於畜獸　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獸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荅我汝以
何事而來射我獵師荅言為王所使
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

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
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　張手速受之　諸發菩薩心
一切無悋惜　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
須牙即與牙　慈汝拔斷取　我以濟拔故
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
我為利已者　速能至涅槃　為諸衆生故
三有中受身　為諸種智故　悲授以為因
獵師慚恥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
汝牙象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
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
偈言
汝慈心盈滿　我畏彼慈女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
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
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
偈言
拔牙處血出　從膊而流下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　拘勿頭花等　積聚為大聚
時彼諸花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

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 莫為愚癡悶 當觀苦惱衆
云何可濟拔 世界皆有死 汝當為拯拔
當持堅牢志 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修羅
乹闥婆夜叉 滿於虛空中 歎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來極希有 能為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 受痛於當今 內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 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薩終無
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嘿然而住尒時
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者將無悔耶
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語即說
偈言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
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 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謂 我是極惡人 然盜婬欺汝
偽詐不善具 聽我令汝意 汝可作衆惡
害心弓刹箭 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袈裟
是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
我今是施主 悉具於清淨 待我料理心

使果報廣大　乃當施於汝

尒時象王語獵師言此架裟者是難
欲幢由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擧牙
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眞實語　毒箭射我身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　以是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衆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
因緣而引此喩過去無量百千身中
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
顗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
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
是故引此方喩
復次菩薩大人爲諸衆生不惜身命
我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
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尒時波羅
捺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
雪山中　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
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
至無有一處可得脫者尒時鹿王其
色班駮如雜寶填作何方便使諸鹿
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
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

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
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
以遊戲煞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
事願王慈愍放捨群鹿莫令傷害王
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荅言王若
須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頓煞
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
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介時菩薩
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
介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
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
要送乎送鹿至於多時後於一時提
婆達多鹿王出一牸鹿懷妊垂産向
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
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産供廚不恨
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去誰當
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牸鹿既被瞋責
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愍我當
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
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
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擁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衆生
我今獨怖遑　願垂慈憐愍　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　唯来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頷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
汝王自陳說未孕鹿荅言我以歸向
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即說
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救愍心　見勑速往彼
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為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
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
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遣
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
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　往詣彼王厨　我於諸衆生
誓頷必當救　我若以己身　用貿致餘命
能作如是者　尚有大利益　所以畜身者
正為救濟故　設得代一命　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
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
以代他命欲向王厨
尒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十張　召

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荅言
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
苦惱令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　必當有生處　我今為救彼
捨身必轉勝　我今知此身　必當有敗壞
今為救慈故　便是法捨身　得為法因者
云何不歡喜
尒時諸鹿種種諫喻遂至疲極不能
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往詣王廚
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逐鹿
王向波羅捺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
還所止唯已一身詣王廚所時彼廚
典先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白於王擁
彼鹿王自来詣廚王聞是語身自出
来向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
何自来鹿王荅言由王擁護鹿倍衆
多所以来者為一姙身牸鹿欲代其
命身詣王廚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是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為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敗壞　下為毫釐善
此身必歸壞　捨已他得全　我為得大利
尒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竪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二十二張　君

即說偈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嗚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　救濟衆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尒時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應自往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林到鹿群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鹿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　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林
即名施鹿林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